



2019年6月下旬，握手302的成员开始在白石洲各楼的铁门上看到搬迁通知，7月上旬，我们收到通知：2019年8月20日之前要离开厮守了六年的12平方米艺术空间。虽然我们心里一直都有准备会被驱逐，但是好像它还是来的很突然。每栋房子要求租客搬走的最终迁出日期不一样，还有一些房东也没有张贴搬迁通知，允许租客继续居住，允许个体户继续经营他们的小店。我们巷子里的许多握手楼都没有收到搬迁通知。关于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的房东解释是：拆迁开始前提前清楼交楼是有奖励金的，因此他决定加入最早一批主动清楼的房东群体。同时他希望我们能体谅和理解他的立场，尽快搬出去。

可想而知，握手302与白石洲房东的关系一直有一些尴尬。六年来，我们跟他有一个简单的，但仪式化的关系。我们定期现金支付租金、水电费，他收这些钱，负责楼里的公共卫生。当我们在白石洲互相见面时，都会打

白石洲趣图





左右  
白石洲商业步行街  
江南百货

招呼，微笑。但是，在这些礼貌行为的背后有这样的共识：我们关系的基础不是感情，而是交易。然而，驱逐通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与房东的关系实际上是多么脆弱。在现实层面上，这份驱逐通知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城市中获得廉价便捷的空间是多么不容易。搬迁时，我们发现想要租到跟白石洲一样便宜的空间，意味着我们要搬到关外去，很远很不方便。如果要想租跟白石洲一样方便的位置，我们要多付一倍的钱。握手302不得不权衡价格的相对价值和便利性。最后，我们选择了位置方便而不是租金便宜，于是搬进了下沙一套20平方米的一房一厅的小房子，房租是原来的2倍。其实，我们算是能轻松离开白石洲的少数，还有很多人离开白石洲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个体户失去多年培养的小生意和高昂的转让费？小朋友也离开了可以就近受教育的学区，不知道是否能找到新的学校接收他们。

当我们成立握手302时，我们就已经知道白石洲纳入城市更新计划了。尽管如此，实际的驱逐通知（就像房东期待我们毫无怨言地搬离一样），还是显示出我们艺术实践的尴尬性。《算数（2013）》、《纸鹤茶会（2014）》、《墙迫症（2015）》、《白石洲艺术驻地计划（2014-2019）》和《单身饭（2018-2019）》等项目与白石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项目吸引了既不在白石洲生活也不在白石洲工作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而我们地理上的白石洲邻居，包括我们的房东，却没有看上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尴尬地飘在白石洲和深圳之间，对依赖白石洲谋生和生活的人来讲我们算主流居民那一群人，毕竟我们的经济来源和常住房子在城市各区住宅区，而对主流居民来讲，因为他们不知道白石洲内的复杂社会组织 and 阶层，所以他们以为我们却属于白石洲租客那一群人了。可以说，握手302的尴尬美学来自于白石洲在深圳的文化地理中的双方象征功能。白石洲结合生活和谋生两个功能，一、住在主流社会的居民只能想象白石洲是一个低收入的住宅区，而同时生活在白石洲的人很清楚握手302的成员谋生状态太休闲文化成分太

高，不可能跟白石洲相关。就是说，深圳的文化地理赋予握手302很重要的社会意义。事实上，握手302在白石洲内外都有艺术项目，但是，“白石洲”是一个重要的标签，让大浪的农民工子女、连续几届UABB国际策展人以及大学艺术系的师生“认识”我们。换言之，我们的搬迁通知被迫使握手302再一次面临我们小机构的尴尬存在，这次的问题是：如果握手302不再立足于白石洲，那么握手302还能是什么？

## 尴尬性对“同”和“异”的放大

亚当·科茨科（Adam Kotsko）将尴尬定义为“伴随着违反或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产生的焦虑感”。此外，尴尬还会蔓延。即使一个并不是直接遭遇尴尬的当事人，也能被它感染，陷入潜在的焦虑之中。科茨科对尴尬的实际运作时的情景也做了定义是：假定社会规范在本质上并不存在，而是引导我们共同生活的准则和策略。人类必须群居才能学会“如何做人”，即使不同的群体对“怎么做人”依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尴尬所带来的焦虑不仅在我们不知道如何维持社会关系时出现，而且在我们看到其他人在努力维护社会关系时也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社会规范使我们能够通过重复来管理这种焦虑；个人越经常重复一个共同的行动，我们就越有可能相信它是“正确的”，认同行动所代表的社会期望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尴尬”让我们知道人类天生具有创造社会规范的渴望，但同时更加讽刺的却是天生遵循特定的规范并不是人类这种生物的内在程序。换言之，虽然尴尬的感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但群体发展起来的管理社交焦虑的规范却并非普遍奏效。更重要却也更麻烦的是，这些准会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和发展，在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造成了历史上可识别的区分与差异。并带来了诸如你想生活在什么样的共同体中的问题。人类学家还强调，亚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同样巨大，而且往往大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判断也可能帮我们进一步了解握手302在白石洲的尴尬位置。宏观分析时，我们就发现现代社会都是大同小异，就比如对不生活在深圳的艺术家和学者来讲，握手302能当深圳的一个文化标签。而在接触社会内部的各种群体时，我们突然间发现身边都是小同大异，就比如深圳人对白石洲的敏感性一样。

在本文里，我们将展开握手302的艺术实践与深圳的文化地理之间的尴尬联系。我们对探索艺术如何使我们能够重新看待和利用人类的尴尬感兴趣，共享我们的审美和精神上的经验。

## 《单身饭》：交新朋友的尴尬

在白石洲的地理范围以内，握手302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是《单身饭》，是一项关于家庭共食的思想实验。握手302邀请参与者准备4至6人（一个家庭的平均大小）的膳食。我们提供米，油，调味料，碗，水和电。我们给厨师每位来客五元的预算购买白石洲的食材。厨师使用这些食材准备餐点。在用餐期间，厨师主持讨论在深圳生活面对的挑战。换句话说，《单身饭》要求人们分享关于在深圳定居的故事。我们很八卦，想知道：你会否在深圳成家？养孩子？平时，这样的话题很尴尬，尤其对未婚女孩子来讲，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些话题对男生也变得尴尬要命。因为只要回去老家，父母就加压力，发挥亲戚朋友“解决”孩子的难题，甚至有的家庭会安排相亲活动。这种尴尬很明显体现深圳和内地，还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价值观不同。其尴尬来自我们很难按照不属于自己的价值感生活，同时我们还想让上一辈的老人安心。有趣的是，不能与家人谈人生大事的人，能与陌生人舒适地坐在我们的餐桌旁说些心里话。其实，这项活动的受欢迎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平均每餐有7位客人，有一次甚至17人挤进小小的握手302一起吃了海鲜粥！

深圳是一个著名的移民城市，但很多人不知道无论是因为还没到成家的时候，还是因为工作条件需要把配偶和孩子留在老家，因此深圳更是一做由单身工人组成的城市。《单身饭》的厨师们提出了午餐话题，包括“留学回国后与父母住在一起”、



一起吃海鲜粥的氛围

右  
三菜一汤盐焗鸡  
左  
白石洲菜市场



“女孩子的谈恋爱和失恋的故事”，以及“父母或祖父母是否应该负责照顾孩子”等等。用餐期间，厨子主持讨论，客人分享在城市安顿下来的故事。从2018年11月4日的第一顿饭到2019年8月3日的最后一顿饭，我们共举行了16场午餐会。每次午餐后，参与者都会在桌布上签名、涂鸦，并被邀请加入我们的《单身饭》微信群，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与午餐同伴交谈，并与之前和之后午餐的成员见面。

《单身饭》的设计包含着与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尴尬和不断遵循主流社会潜在规则的疲惫，尤其是在城市工作环境中。一方面，第一次相见很尴尬的，即便我们有共同的问候仪式，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对什么话题有禁忌，对什么事情感觉很敏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初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很“虚”，其目标是帮助我们找到一种共同对话形式和内容，例如家乡、教育背景、工作机构等，这种共享的对话形式和内容让陌生人以熟悉的方式互动，改善尴尬场面。在《单身饭》中，我们使用购买、准备和分享食物的形式，以便构建通常在初次见面时不会提出的话题的对话。另一方面，因为参与者有相似的背景，几乎都是年轻的专业人士，按照“9-6-6”的时间表工作，所以有些共同话题，包括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老板和同事交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商业目标和等级制度构成了年轻人在工作中可以分享的话题。

许多参加《单身饭》的人承认，他们在线上表达自己怎么看问题比在日常生活中更自如一些。《单身饭》的话题促进了当面对话，改善了这些年轻的专业人士在城市中的孤独感。其实，我们也发现来到《单身饭》的人表达欲非常强，也许是因为他们平时生活中要憋太多“尴尬”感受？此外，许多与会者还表示，尽管线上

生活很孤单，尽管他们实际上想交朋友，但网络媒体的交流已经有些方法和套路，使人们更容易避免结识新朋友的尴尬。当习惯了在淘宝购物、在盒马买菜后，很难回到人与人之间当面的交流，也能顺利回避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尴尬感受。他们说，在深圳，可以过这样的日子，除了离开家里去上班之外，什么都可以在家里解决。2020疫情期间，也发现很多人也能在线上工作和上课，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当面交流？即便如此，《单身饭》厨师们同时也发现在白石洲市肉菜市场是令人愉快的，因为那里很热闹，街上挤满了人。厨师们与店主交谈，他们能从阿姨那里得到了买什么和怎么烹调的好建议。

《单身饭》呈现了握手302艺术实践的几个特点。第一，价格很便宜；第二，它是一系列的活动而不是一次性的；第三，其内容涉及到探索所谓的“日常城市”。《单身饭》也强调了握手302项目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我们的实践和经历。握手302项目提供了培养主体间接触的形式。在一篇关于“关系美学”的文章中，法国策展人尼古拉斯·布瑞亚德（Nicolas Bourriaud）将关系美学定义为“人类互动的领域及其社会背景，而不是一个独立和私人的象征空间的主张”。关系艺术作品旨在创造主体间的相遇（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潜在的），允许一个群体创造意义，而不是个人与艺术作品的相遇。“关系美学”的定义与握手302的《单身饭》项目的美学目标产生共鸣，在该项目中，我们召集了数量有限的人一起吃饭，讨论厨师选择的话题。真正的艺术品不是饭菜，甚至不是涂鸦桌布。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品”包含了每顿午餐产生的不同对话，厨师和302名成员在白石洲小巷市场的摊位上购买食物时的对话，厨师和客人之间的对话，以及这些对话在相关的我们聊天组和其他上下文中的扩展。还有一点，《单身饭》也将社会的尴尬性体现出来，丰富我们对“关系美学”的了解。尴尬能启发艺术创意是因为人类需要不同的场所挖掘不同尴尬的含义。一面、为了讨论人生大事，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避免与熟悉的人和事的尴尬（比如与内地亲戚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尴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方法来调整交新朋友的尴尬。

### 《寻找城市的肉身：深圳文化地理的再发现》相关活动：在地的尴尬

在白石洲地理范围之外，握手302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是《寻找城市的肉身》，一系列对深圳标志性社区的走读活动，目的是通过在不同的环境中放置身体来激发人们对城市的新理解。深圳的文化地理由南头、深圳湾两岸（今天的罗湖福田香港新界三区）、宝安、龙岗、大鹏五个文化片区组成的。除了方言不同，这些片区形

客家文化地理（浪口村）



寻找沙井



成不同移民历史。比如，南头古城位于汉代番禺盐官旧地，一直到1953年那里是本地的行政所在地。又比如，沿着珠江东岸的蚝民说粤语（今深圳宝安区），而生活在深圳湾两岸的农民说围头话（今深圳罗湖福田两区及香港新界）。深圳还有山区、海滨两个客家地区（今山区由深圳东北几个区组成的，滨海客家区在大鹏区）。走读城市的活动强调深圳的文化地理也是一种“关系美学”的结果和对象。在沙井和龙华，我们探索了深圳的文化地理与广州、泉州和梅州文化地理的根源关系；在水围，我们考察了当地的以水为中心的村落如何被以陆地为中心的文化地理改造而成为城市的很特殊很有魅力的社区；在蛇口，我们探讨的是，在全球物

流的背景下，改革开放的一个工作单位如何创造出这个城市最“中产阶级”的社区之一。我们特别关注不同时代的移民给深圳文化地理所带来的丰富可能和变化。例如，在我们访问东门时，我们思考了潮汕移民的早期涌入如何塑造了深圳的创业文化，以及市场如何日益成为第二代深圳人自我表达和青年文化的场所。

和《单身饭》一样，《寻找城市的肉身》也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所谓的“美学”不是一个抽象诉求，而是在特定的环境、关系和历史中创造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艺术”是环境潜在的可能性，美学是我们去发现它的做法之一。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艺术实践必然是由一群人积累的实践和知识形成的，因为身体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成长。这些活生生的差异为创造艺术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这样的艺术才能产生吸引力。这种原则（也是一种对艺术创造的社会认可）在握手302其他的项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握手302和王艳霞女士在虔贞女校艺术中心策展的《迁徙：故乡与他乡——客家历史再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该项目是2017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龙华区分展场所在地，也是本届再发现深圳的城中村社会价值的重要项目之一。《迁徙》的策划理念有专题展览“百年相望：虔贞收藏国际交流展”、委托艺术作品和公共活动等三个部分。形式不同，但每一个展品、作品和活动都在探索不同时代的移民给深圳留下来什么文化特点。虔贞女校建于1891年，是瑞士巴塞尔差会在广东省客家乡村建立的170多所学校、医院、教会等文化基地的其中一个。虔贞女校的建筑群有牧师宿舍、小教堂、校舍、学生宿舍、



虔贞女校艺展馆

展览海报

水井和菜园等，而在展览时期中，其独特建筑空间发挥重要作用，也能体现出来在地的丰富和尴尬。换句话说，因为深圳的历史是多元化的，所以它无法被套进一个宏大叙事的单一历史线，而是不同历史碰撞的后果与流变。说它丰富是因为堆积的文化层太多，说它尴尬也是因为怎么都无法让彼此冲突的部分相安无事地和谐共事而不在编织神话时穿帮。

显然，在《寻找城市的肉身》和《迁徙》握手302是把白石洲学会的道理带到主流城市去。首先，活动的主要元素是知识而不是物价。第二，我们是从位于城市中的身体启动创意，而这个创意的开始是探索身边的城市。第三，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想象中的城市和具体的城市是有差异的，而且这个差异会给我们带来尴尬。就是说，因为城市不断的在变化，而我们的认知却比较顽固，因此这样的

活动有可能出现尴尬。比较普遍的尴尬是参与者发现他所过去认识的“印象中的深圳”和“深圳的具体社区”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如何讲述些具体的历史变成了这个作品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另外，在带领路线的时候有时是会走丢的，当隔一段时间再走读同一个相对熟悉的路线时，却发现已经进行了城市更新项目，这意味着原来的物理空间已经改变或者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每次走读活动变成了一次探索，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会常常伴有惊诧和遗憾。这样的经验最后也形成了时间感知上的尴尬。。

### 《握手学堂》：成为艺术家的尴尬

握手302的一部分运营费用来自艺术教育项目，资助了我们的艺术实践。2014年，我们与丫丫剧社和博森豪斯合作，为2013年UABB开发了《白石洲游乐园》的演出。从2016年到2018年，我们在虔贞女校艺展馆举办了《艺术童萌》系列课程。最近，我们将儿童艺术教育纳入了《迁徙》和《自在溪涌》等展览的策划中，并与其他机构合作，制定艺术计划，以通过不同项目逐步实践对于环境的可持续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建立等团队的社会目标。通过《握手学堂》的各种形式，我们了解到虽然孩子们与艺术没有尴尬的关系，但教孩子们做艺术会把在现代社会里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尴尬状态凸显出来。



白石洲游乐园演出

握手学堂《虔贞女校艺展馆艺术童萌》



握手学堂《故灵感新传统》



就人类进化而言，艺术创作早在农业和城市化这两种通常用来定义文明的活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当我们在《握手学堂》的艺术课上观察孩子们时，我们既能感受到艺术创作的内在魅力，又能感受到它与现代社会的尴尬关系。通常，孩子们加入我们的一个课室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让他们参加，或者以便让他们为接受高等教育做好准备，或者使他们在想象中的未来就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也就是说，家长希望艺术教育为孩子的发展和未来的成功做出贡献。然而，孩子们参与创意时，他们并没有成年人的焦虑，他们做艺术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推动理论论证，也不是为了表达自己。孩子们做艺术是因为它有趣。如果你给学生一盒彩色粉笔，告诉他们可以画任何他们想画的东西，他们就会到处绘画。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不按照工业



走马灯

生产的时间表来制作艺术品。相反，只要他们玩得开心，他们就会创造艺术。有时他们会花20分钟绘画，有时他们会花3个小时来绘画，关键是：当他们感到累了、无聊了、饿了或是不喜欢剩下的粉笔的颜色的时候，他们就会停下来。有时，他们把粉笔收拾好，有时把它丢在原来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完成了艺术创作，孩子们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休息，取笑朋友或吃零食。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老师要么强迫孩子继续绘画（直到课程结束），要么在他们依然兴致勃勃时停止绘画（因为课程已经结束）。

我们在《握手学堂》所经历的尴尬，是由社会对于艺术的规范而造成的。也就是说，让艺术成为一种尴尬，一个是孩子们为了达到成人的社会目标而努力的结果，另一个是渴望“玩”艺术的行为本身。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认为，现代艺术界不是一个平稳的运行系统，而是一个由七种亚文化组成的令人烦恼的集群：拍卖行、艺术学校、艺术博览会、国际奖品委员会、杂志、工作室和双年展等成分。这些亚文化之间有重叠，在大学任教的艺术家往往有自己的工作室，参加双年展，而双年展策展人则参与提名艺术家获奖和为杂志写作。然而，这些亚文化的目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参加艺术博览会的拍卖行和画廊老板是对艺术品作为商品感兴趣。他们问：什么更好卖？相比之下，艺术家则是对探索自我表达感兴趣，而策展人则对利用艺术品进行理论论证感兴趣。换言之，专业艺术界的成员，

包括像握手302这样的小团队，希望能采用艺术来实现社会目标，但这些“目标”究竟应该按照“富人的品味”/“尊重自我表达”/“尽可能多赚钱”等准则来定义的吗？桑顿的理论展示了专业艺术界是如何强烈地感受到规范的，从而表现出极端形式的尴尬。毕竟，如果一个艺术家“纯粹的自我表达”不能在拍卖会上出售，我们该如何看待它？两个相互竞争的规范中哪一个应该优先考虑？如果销售的艺术品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呢？我们是否应该把可持续性作为确定艺术品价格的标准？这些问题让人看到，艺术界固有的尴尬。毕竟，没有一个艺术家和一个艺术品能够满足所有这些不同的规范。相反，艺术家、策展人、教师和画廊设计师必须优先考虑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准则，以便在艺术界立足。

孩子的艺术和艺术界之间的尴尬，也是艺术创意和社会运营的尴尬。握手302的艺术创意的最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需要在艺术界立足，但是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可能正在追求的却是童年创造艺术的纯粹感受。

### 重新开始的尴尬

2019年8月19日，302握手从白石洲搬到下沙。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走马灯》，一个探索电子和IT对日常生活意义的系列活动。我们的新空间并没有吸引同样数量的参与者，尽管我们的位置更方便。相反，我们收到了很多关于推出下沙版“单身饭”的请求，然而，我们一直拒绝在下沙重复白石洲项目，因为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社区的特殊性会显现出来。我们拒绝在下沙移植白石洲项目（因为每一个城中村都是不一样的）的决定，不仅让人看到了重新开始的尴尬，也揭示了尴尬激发艺术的潜力。《握手302》相信，熟悉下沙，欣赏下沙，对下沙的回应，会让我们产生有意义的艺术。